

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二

武 靈 學 生 長 文 林

采菽采菽筐之筐之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微箋云菽大豆也豕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曰鄭唯以不興爲異其文義則同

按此傳興也二字必非毛公之舊此云菽所以芼

美而待君子下君子來朝傳云君子謂諸侯也則
毛固未嘗有與意也細思之或是此二字在維柞
之枝節下至移經合傳時誤寘于章首後遂安之
耳然維柞之枝下箋云此與也鄭氏于此獨著爲
與明前不與與毛之與者異則漢已來毛本已如
此矣又似非誤移者要之雖有與也二字而傳語
仍是直言本事與鄭箋同孔氏雖爲之立說而與
意終不顯

齋沸樞泉言采其芹傳齋沸泉出貌樞泉正出也箋
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
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正義釋經曰毛以爲齋沸
然者是正出之樞泉我明王使人于此水中采其芹
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
明王使人于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
鄭唯以不興爲異

按經中並無開府藏取財貨以爲車服之意且采

堇以爲菹與采菽爲菘同前章言菽所以待君
子此章興意又如此說不特非經意恐亦非毛意
耳

汎也楊舟紉纜維之傳紉綽也纒綏也明王能維持
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于水上汎也然東西無所
定舟人以紉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
以禮法正義釋傳曰謂舟之止息以綪繫而維持之
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正義釋箋曰箋亦以下樂只

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
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
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

按經云汎也楊舟紼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語勢兩也相比明以汎也之楊舟與樂只之君子
紼纒之維之與天子之葵之若以爲與諸侯能御
民以禮則興意反不明且必非此節託興之旨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

盛德者亦優游自安言于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釋
箋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
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與二十一
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
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
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按此戾字與我客戾止之戾同經陳諸侯來朝言
其至焉可矣何必論諸侯之思出位不出位叔向

所引今無其少杜注雖云小雅未必卽是此詩且
聊以卒歲之語亦非思不出位之謂鄭氏亦未必
是約彼優游卒歲之意而訓戾爲止止從手傳訓
戾爲戾至焉可矣何用紛七乎

如塗七附傳塗泥附著也箋云附木桴也塗之性善
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正義釋傳曰傳言附著也
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教狻并木必也如以塗之必
著正義釋箋日以狻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

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蠹者故爲木
梓梓謂木表之蠹皮也以猿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
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言小人之易教
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
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
未得立言之意耳

按附之爲著義甚易曉經云如塗七附王肅所述
又止訓得一塗字竊疑經意當以爲猿本善登木

因言毋教誘狝殺登木此直如塗而以塗附之耳
言必也以喻民性易于澆薄王若再教之薄是教
狝并木也前章云爾之教矣民昏傲矣此更設喻
以戒之如塗句又喻教狝之易喻教狝亦即所以
喻教民也若謂以狝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
斯夫之矣經之本文語已不類若如孔氏之說則
如酌孔取筴以孔爲器之孔上句如食宜餽之宜
又當爲何物耶以子之矛刺子之盾而已足矣孫

雖以駁極是而孔氏謂其未得立言之意然則立
言之意必如孔氏之說而後爲得耶

莫肯下遺式居婁駟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
婁歛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
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歛其驕慢之過
者正義釋箋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
曰隨也從于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經註云
婁歛聚也但訓爲聚則箋得通故云婁歛也言用此

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
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
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按此詩至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諂佞骨肉相怨則
正義述毛所云用是居處數用驕慢者與詩意相
合毛公簡畧以爲此不待訓故無傳耳孔氏所述
常是毛意若如鄭詩豈有用此居處自斂其驕傲
之心而詩人反刺之者哉百動煩改字委曲其詞

而勿不得鮮亦已廣矣卽一改字不改字而毛鄭之優劣自有能之者

上帝其蹈無自昭傳蹈動昭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恕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中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勅之意正義釋傳曰蹈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正義釋箋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

自媿焉是其蹈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
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故易俾也言王無美德下
訖其不可朝事于理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訖之也序
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

核蹈爲動履之義毛公依經立訓不屬經以從我
焉而已若讀爲悼是經固宜爲上帝甚悼也豈鄭
不誤而經誤乎且卽于經求之以柳有菟不尙息
反與帝甚蹈無自媿語勢相比成文若甚蹈爲甚

悼柳何所興乎恐未審矣

俾予靖之後予極罵俾靖治極至也箋云俾使靖謀
極誅也正義釋傳曰靖治釋至並釋詰文此言王不
可朝而云使戎治之後我至焉則手意以爲恨王不
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
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縱任
卽加罪是不可朝事也正義釋箋曰竝謀俾伊皆釋
詰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

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晉
我使謀政事王信譏反誅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
易傳也

按序云幽王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此詩前二章言王若使早治之則後此予將來
朝焉予至猶言予來朝予邁猶言予往朝皆謂朝
也先言王雖暴虐無親若使予輔治之猶將來朝
何爲使予治之而居予以凶危乎故末言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前二章語氣一類後章又顯一意故語亦變不得反以類上二章也因凶矜一語遂以極訓誅遇訓放極之爲誅猶可說也遭之爲故不可說也

無自療焉傳療病也箋云療接也正義釋箋曰毛依釋詁文療病也鄭以上睚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該也

按療之爲病亦無足疑前章言無自睚近此章言

無自取病語意較深而橫讀爲際以與毛異凡鄭
之不依經以立義而改讀以求通者皆亂經之尤
者也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
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
之女言有禮法正義釋傳曰尹正釋言文王肅云正
而吉也正義釋箋曰言謂之者是指成是而謂之故
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姑美其人而

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
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
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
也韓奕云爲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爲
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
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爲
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于王
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

謂之尹媯也。孫毓云：尹氏媯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

按集韻云：吉本作媯姓也。廣韻云：吉姓也。出馮翊尹言甫之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吉姓出于吉甫。至漢始著若媯姓，則晉語所云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媯其一者是已。集韻混吉媯爲一誤也。鄭氏亦不直以吉爲媯，故箋云：吉讀爲媯，若吉姓卽

結不必如此委曲求通矣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擊厲也擊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釋傳口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上爲帶之垂者正義釋箋曰以言如葛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葛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擊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解厲游纓也彼服虔以擊爲大帶也鄭意則

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素女用緇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爲裂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字故言厲字當作裂也

按左傳鞶厲旌纓杜注云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

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爲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後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元帶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纒四寸緇辟下垂賈服等

說馨厲皆與杜同唯鄭元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馨
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馨囊必裂繻緣之以
爲飾案禮記稱男繫革女繫絲馨是帶之別稱遂
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
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鞶褻匕是褻之別名今人謂
褻書之物爲褻言其施帶施褻耳其鞶亦非囊也
若以繫爲小囊則褻是何器若褻亦是囊則不歷
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卽是紳帶爲得其旨詳此則

鄭鮮擊厲之誤略可知已且鄭之讀厲爲裂者以
襲必裂繒緣之因取紀子名帛字裂繒之義讀厲
爲裂不知裂是裁裂之謂裂者爲繒則謂之裂繒
裂者爲繒則謂之裂繒若獨舉一裂字謂垂帶如
裂七疋何物耶

終朝采絲不盈一掬傳興也自旦反食時爲終朝而
手曰剝箋云絲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
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于事正義釋德曰毛以婦

人不當在外故以爲興正義釋箋曰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按鄭意自以采綠之文卽事成詠不以爲興亦于義自見故異毛耳非必謂下言狩釣便是田漁之子采綠者便是田漁之妻也采采芣苢婦人未必不可在外親采一興不興之異而已從鄭從毛無甚短長也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

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廿髮
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休以待之正義
曰此訓言爲我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我
勢所加非經言也

按下言鞞其弓言論之繩二字皆訓我俱是婦人
自我此不得以我其夫孔氏之說非鄭意也箋云
有云君子將歸者此因傳有夫不在則不容饑之
語故先補足其義然後言我則沐以待之我字卽

訓經之言沐以待之訓經之歸沐鄭以婦人親在
外采綠則當爲歸而就沐矣孔氏因箋以言爲我
而下又言有云君子將歸似卽訓言歸之語則言
爲我君子矣此誤也若箋之此句是訓言歸則有
云云字亦似訓經之言字矣箋之補足文義而後
訓者甚多不獨此也

薄言觀者箋云觀多也鈞必得魴鱖魴鱖是云其多
者耳其象雜魚乃衆多矣正義曰旣恨不從君子狩

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
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
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彼中時也俗本作觀觀誤也定
本集注并作多

按神文云觀韓詩作覩則觀之爲覩義非出俗本
之誤且上文言字但訓我此觀字義若爲多則言
字無解若以箋中是云其多者耳云字訓經之言
字則數節言字凡三解前章言字我君子次章言

字婦人自我末章言字又訓爲云無此體也言綸
之繩則言得從釣而觀之矣豈所謂不從之行而
知其獲多耶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白漚爲菅
箋云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使
取白茅收束之茅比于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于申
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
至滅國正義釋傳曰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

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正義釋
箋曰絜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
以韌脆爲喻

按毛傳甚質如肅所述則菅與婦人茅與恩禮以
茅束菅猶以恩禮束婦人此殆非毛意也何者以
下露彼菅茅推之傳云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不覆養明菅茅兩類與兩人矣若茅與恩禮何所
取乎無不覆養耶傳言此者以菅茅二物雖有貴

賤天並養之今褒申二后明有貴賤不敢斥王宜
貶褒姒而尊申后但望其亂衆之而不加黜違傷
之甚也故下云今天之行步方艱難之子幽王不
可如此也以下章推前章而管茅之興明矣鄭氏
亦以管茅與二人而以管與申后以茅與褒姒則
未確左氏傳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明管是賤物
宜與褒后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夫茅之爲物
薄而用可重也明茅是貴物宜與申后管當賤而

已漚爲菅是興立衰后茅當貴而反束寘之是興
廢申后若謂茅比于白華爲脆則豳風固已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矣未必脆而不可用也且舊酒
以茅分封以茅茅爲祭祀社稷之用宜論貴賤不
宜論柔脆也

有芻斯首箋云斯白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間聲近斯有芻白首者芻之小者也正義釋傳曰毛
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

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惟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卽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明是並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正義釋箋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爲異斯爲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富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

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畜鮮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按兔斯之斯與鹿斯柳斯鶯斯之斯相等耳斯辭也何得爲色以俗語訓經已失旨矣況俗語並不以爲斯耶孔氏旁通遠引至取左傳之于思爲証烏焉三寫而成爲馬兔斯三訓而變爲思過矣又

有兔斯首者猶牛馬以頭計魚以尾計也孫王述
毛謂惟有一兔頭亦未合

山川悠遠雜其勞矣箋云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上
廣濶言不可卒服正義曰廣濶遠上之字當從遼遠
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
咏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
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

核古時未有竹帛經師皆是口相傳受假借之字

白富傳其音卽傳其義如此詩遠借勞音若不傳其義無由知其爲假借若已傳其義不得在當時卽失其傳至鄭氏而始知古時之爲假借也楚辭云山修遠而遼也今與鄭氏所云山川悠遠維其遼矣之意相合周時非無遼字而經不作遼足明勞字非假借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三

武 靈 學 生 張 汝 霖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傳哉載侯維也箋云哉始侯君也正義釋傳曰哉載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哉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文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爲維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唯文王孫子受而行之正義釋箋

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
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

按此言能陳布錫予而載行周道者不第文王維
文王孫子亦復如是其孫子或本或支皆有百世
之統緒詩以此爲猶未盡其量故下文又推之于
凡周之士此其所以爲文王令聞不已之實也若
僅謂文王創始周之天下君其孫子則大統相承
傳家開國何代無之此所謂繼世非令闕也周語

芮良夫引詩作載周常昭注與毛傳合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子周服傳麗數也
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
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子周之九服之中
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釋傳曰王肅云商之孫子有
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雜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
毛于七章訓侯爲雜則其意如肅言也正義釋箋曰
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爲君子周之九服之中言其

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也此亦據在後言
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
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臯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
也但不知要股服名耳

按以侯訓雖以服訓臣則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兩
句雖變換其辭仍易于解鄭于侯文王孫子句以
侯訓爲君又見殷士膚敏傳云殷士殷侯也毛說
亦有股侯之言遂自守其說而必欲求通試思爲

君侯于周之九服之中解侯于周服尚爲順易爲
君侯九服于周家解侯服于周何如滯澁乎且爲
君侯于周之九服之中亦維于周是臣服焉而已
則又何必外毛公之訓而立異哉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
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箋云長猶常也常言
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正義曰長雖異理通不
若常爲便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天相成

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

按鄭氏解此二句極好凡解經以便易近理不失經旨者爲善如是焉而已無所黨也

宜昭義問有虞殷曰天傳義善虞度也箋云宜徧有又也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庶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正義曰前文以賢愚爲戒而不言修其道以不亡爲配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流于後與其

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
天之事

按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言宜布昭明義善之聲
問有虞度乎殷商自天之命而已誠以上天之載
固無聲無臭而不可測度不可玩怠者也如此解
其平易若謂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者而行之則下
固明教之以儀型文王矣豈得爲做法殷賢也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合配也箋云于文王適

有所識則爲之生配于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
太姒正義釋箋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
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太
姒之小于文王纔一二歲耳

按誦詩讀書而不知明理雖博辨焉無當竊于詩
而歎毛公之賢于鄭氏者不啻倍蓰也生民元鳥
之詩傳與箋具有其優劣固有較顧于商周播受
之際毛或闕焉而不著或著焉而不詳鄭氏于是

紛七矣夫文王之事聖人稱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履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無得而議無得而疑者也而漢世儒者多以詩書之言爲証謂文王受命稱王改元不知詩書之言多由後人追彙播之雅頌悉舉天子之制以潤色之而豈文王有稱王改元之事哉卽以大明之篇論之文王親迎此猶爲世子時事也而只造舟爲梁造舟者天子之制豈文王此時已稱王耶又鄭氏說文

王之年多承載記及文王世子之誤此詩云文王
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也箋云于文王生有所識
疏云于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太姒之小
于文王纔一二歲耳據此推之則太姒生伯邑考
時年方十歲太姒之歸周又年當九歲九歲而嫁
十歲而生子此擬古所未聞聖人豈齊諧集異中
人哉揆其致誤之由則皆文王世子篇之所云文

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者有以戒之耳
夫與齡之語誣矣相沿伐商之年參差不一此所
以左推右算而齟齬未安者也通鑑前編及紫陽
綱目皆不據是說而以文王享年九十七武王享
年五十四爲定推之則文王之生武王在嗣位爲
西伯之十有六年壬辰是年文王爲年六十三加
三十四年文王爲年九十七享國五十年無遠云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爲五十年注而武王爲年三十五

年矣武王嗣位爲西伯十有三年伐商則武王年
四十八克商二年有疾又後四年而崩享年五十
有四其說本于竹書竹書世或以爲僞然共和以
前多可信當是確有舊本至共和以後則好事者
依託爲之耳若并可信者而棄之則載記文王世
子等獨非漢儒之附會乎擇其善者從之可矣
親迎于涓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按正義曰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親迎左氏說

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太姬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夫謂天子當親迎猶可謂文王親迎即天子親迎明矣此何說乎文王親迎自是方伯世子大昏之禮即如鄭說文王稱王以十三生伯邑考之說推之當此親迎之時止十一二歲孺子耳而引此爲天子親迎之証未克誤矣孔氏反爲之說謂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彼陶復陶穴

之文亦卽在雅問孔氏亦當以此爲天子法乎無
乃同于匡鼎之說詩也

維予侯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而天乃
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正
義釋傳曰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
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
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正義釋箋
曰陳師交戰予宜爲授予之義武王于紂乃是諸侯

有德者當起爲天子明爲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
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上無二王對紂名武王
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伯夷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矣

樓武成云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此詩之言正相表裏無
容置疑又經之上下皆稱武王不得于中突利爲
侯且鄭氏固謂文王已受天命稱王改元矣又何

得侯稱武王爲侯也前後之說自相矛盾孔氏爲之辨謂夷齊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然則文王固不當稱王也又何以說焉鄭氏之意徒以前章侯文王孫子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各侯字皆與毛立異故于此不得不自衛其說耳而違顧其他耶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台兵

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正義釋傳曰會甲王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
傳言會甲長繯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爲甲孫毓
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
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正義釋箋曰引牧
誓証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
爲証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
明曉則塵昏且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

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
之辭言曾朝清明正是曾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
文不當橫爲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按此句結完周武代殷而有天下致太平之義則
會朝清明自當從毛氏之說但毛傳當云會匕甲
也如是刈是獲傳云獲煮之也亦當云蒸匕煮之
也孫炎注爾雅曰以煮之于獲故曰獲煮非訓漫
爲煮今毛傳少一獲字嫌于獲字爲讀煮之也三

字爲句而訓淺爲蕘矣若斯之類甚多此會朝句
經雖無甲子之文以書泰誓推之知詩人所謂會
逢日朝者卽指是甲子之朝故爲著會甲以實之
耳豈所謂橫爲會甲之說耶若昧爽止猶言黎明
耳黎是黑色天色半黑半明初曉之象故謂之黎
明天色半昧半爽故謂之昧爽太甲云先王昧爽
丕顯生以待旦則昧爽爲始曉未曉之時可知若
清明則爲曉晨之義日出有曜萬物昭著之象矣

豈得爲昧爽乎且此詩陳周有天下之事叙至甲子昧爽而止竟如歇後詩體當時吟咏周德決無此理鄭爲好與毛難也定本之言會甲兵者亦是因箋以致誤傳耳箋云會合又云兵甲之強又云合兵以清明似鄭所云合兵卽毛所云會甲故定本誤解傳意也

廼立臯門臯門有仇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臯門仇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七嚴正也美

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
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
宮加以庫雉正義釋傳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矣太王
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
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
故云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
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毛所
以爲此說者蓋以明掌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
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
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
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鄭別
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
正義釋箋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
門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
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誓諸侯

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
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官外曰臯門朝門曰應門
按明堂位所云臯門應門之制天子諸侯秩然難
混鄭氏橫以爲諸侯亦有臯應孔氏又從爲之說
引左傳之臯門以証不知左傳之臯門自作澤門
杜注云澤門宋東城南門音義曰澤門本或作臯
門者誤也孔氏作春秋正義時非未之見也就令
左傳之臯門不誤亦止可爲諸侯有臯門之証何

緯井漸應門爲諸侯制耶

廼立冢土傳冢大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鬯宜社之肉正義釋傳曰冢既爲大土爲社王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文齊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爲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爲百姓立社曰大社郊

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爲大社之名唯施于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正義釋箋曰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卽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

按書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孔氏傳云冢土社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與爾雅引詩毛公傳詩之說合亦足明冢土之爲大社矣

家是大土是社如此其確鄭氏因臯應之說與毛
異此亦強以爲諸侯之社孔氏又甚其說謂諸侯
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此直以強辭奪理
耳言僞而堅說經者之大患也

芄上椹樸薪之類之傳興也芄七木盛貌椹白椹也
樸枹木也類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
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椹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芄
芄然隤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

燎之正義釋箋曰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饗
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禋之與大宗伯禋燎文同
故知爲祭天也

桀序云棧樸文王能官人以芘芘之棧樸與多士
之濟濟此與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菁匕者莪在彼
中阿亦後何異鄭氏以禋之之文與禋燎相合遂
以爲燔柴之事孫毓曰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
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于祀神莫大于天

心擇俊士與其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
義又薪之燹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
燹燎箋義爲長竊以謂孫亦祖鄭之論耳彼云舉
祭天之事所以明官人舉賢才之多何以不足明
官人乎燹乃積薪之義燹而燎之始是祭天之禮
民不許其積薪然則燹燎亦謂之燔柴民更不得
燔柴耶要之殷祚一日未滅文王一日事殷不得
有燔柴祭天之事王制天子祭禋文王之號後世

之所追稱郊禘之事當時不可親作此處大義所
闕而委信繹侯以亂經義又有起而質之者何哉
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
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
五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
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
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與師行者殷
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爲

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
梁是將于京皆禩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
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
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
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
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
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
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

等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
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
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
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
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
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
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部后稷上
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

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按鄭氏之學左衝右突務使各成其說安有悉心求理闡求經義之精疑事闕如遺待後賢之意卽此以觀而彼此前後之說首尾不能自存又何問其餘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玉曰彫玉曰琢相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斧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

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
精合于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
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正義釋傳曰毛以此經
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卽追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說
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
謂之彫金謂之鏤刺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
文爲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尙稱彫
明金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

本質故相爲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正義釋箋曰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爲之以玉爲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爲治玉之名彼注又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覩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於故又轉從觀也

按說文彫琢文也廣雅彫鏤也或作銅荀子云銅刻黼黻文章是也彫之與琢與鏤義得相通然玉

可云彫金不可云琢毛見下有金玉明追琢是治
二器故略分別言之非讀爾雅不熟也追琢者其
文章金玉者其本質王肅所述極好若以相爲視
則金玉其視不便于解雖轉之爲觀轉之爲觀金
玉其觀金玉其觀亦屬牽強蓋愈求而愈茫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_七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_七衆
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
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豈弟君子于

祿豈弟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
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于
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
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
易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周盡
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
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肅昭注云王者之德被
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

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
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
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
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
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

按經陳榛楛則固已惟論草木矣經稱豈弟君子
君子之豈弟不于民往之而于何復之哉上之豈
弟言其樂易養民之德下之豈弟言其樂易自悅

之懷豈第君子民之父母豈第君子臣之攸歸既
稱豈第君子則已非捨民而惟論草木也外傳之
文言若山林墮竭民力周盡君子將隳哀之不暇
反言以足其義亦非引本經而遺與意也芣苢之
詩專陳采摛之事而后妃之和平自見榛楛之句
專陳濟濟之盛而養民之義自存安見毛于作意
未盡哉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

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潔鮮貌黃流
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
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正義釋傳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
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定黃金
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反集注皆云黃金所
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
誤也正義釋箋曰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等直以秬

鬯為黃流者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
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
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
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亦而不黃故知非
黃金也

按考工記造璋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為
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
謂勺柄龍頭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

衡古文橫假借字謂勺徑也黃金爲勺則勺在瓚
中矣青金爲外則黃非在外矣彼言朱中者鄭亦
無訓大抵是黃金勺中又有朱色之飾耳然而黃
金之爲尊中勺則固無疑也鄭于彼注又以流爲
勺鼻是鄭已自立二訓矣此傳云黃金所以飾流
也者言經之黃是黃金所以飾瓚即考工記所
謂黃金勺者是也經所謂流流是釀所用之也也
毛意自指黃金勺與鬱鬯酒而物皆在瓚中其言

流鬯也與鄭同但以黃爲黃金之色不取鬱金之
黃爲流之色與鄭別耳未嘗以爲器是黃金照酒
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孔氏將毛傳黃金所以飾流
鬯也作一句讀此因有一本無飾字者須一句讀
後見疋本有飾字以爲于義易曉其實孔氏尙未
曉毛意